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春阿氏謀夫案 第三回 訪案情烏公留意 聽口供俠士生疑

話說左翼正翼尉，姓申，官名烏珍，表字恪謹，是正白旗漢軍旗人。學識過人，處事公正。對於地方上，極其熱心。在前清來季，官至民政部侍郎。九門提督，是時在翼尉任內。因京城警察，正在初創之時，便就著舊時捕務，斟酌損益，把翼下的技勇兵，編成隊伍，打算人漸次改良，以為擴充警察的預備。是日晝夜回宅，忽有廂黃滿官廳，前來報稱：該甲喇所屬菊兒衛衙內，小菊兒衛衙住戶文姓家內，有兒媳阿氏不知所因何故，將伊子春英砍傷身死。烏公見報之後，忙的吩咐小隊，將文家一千人證一並帶翼，並傳諭該甲喇，好好的看護屍常隊兵去後，即令備馬，要親往小菊兒衛衙去檢驗一切。因為人命至重，又想著社會風俗，極端鄙陋，事關重大，不能不確實訪查。先把殺人的原委訪明白後，然後再拘案鞫訊，方為妥當。想到此處，忽想起至交的朋友蘇市隱來。他平日交遊極廣，平居無事時，好作社會上不平之鳴。若是把他找來，他暗中幫助，細心訪查，斷沒有屈在無辜之理。因命小僮兒夏雨，挪過筆墨文具，親手寫了一封信，叫了一名僕人，送至方巾巷，交蘇市隱先生親展，要個回信來。僕人連連答應，奉了烏公之命，飛奔方巾巷前去投書。到了蘇家門首，喊說回事，裡面有僕人出來。問明來歷，忙的回了進去。是時蘇市隱正在簷下漱口，忽見僕人來回，說六條衛衙烏大人送來一信，還候個回信呢。

市隱放下漱盂，拆信一看，見上面寫道：市隱兄鑒：夜間廂黃滿五甲喇報稱，安定門菊兒衛衙內小菊兒衛衙住戶文光家兒媳阿氏，不知何故，於十二點鐘前後將伊子春英砍傷身死。弟聞報後甚為驚異，誠恐人情詭詐，個中別有情節，擬即至屍場中檢察一切。吾兄於社會風俗素極注意，望速命駕至小菊兒衛衙作一臂之助，是所盼禱。專此頌頌義祉！

弟珍頓上

市隱看罷，即命僕人耿忠，取出一紙名片，叫他付予來人，說是回頭便去。耿忠連連答應，自去吩咐不題。市隱是見義勇為，趕忙的穿好衣服，僱了一輛人力車飛也相似，直往小菊兒衛衙一路而來。走至大佛寺北，路上有一人喚道：「市隱市隱，什麼事你這樣忙？」市隱回頭一看，正是同學友聞秋水。此人有二旬左右，英英眉宇，戴一副金絲眼鏡，穿一件藍綢大褂，站在兩路一旁，連聲喊叫。市隱呼喚車夫，忙的止步。二人相見為禮，寒暄了幾句。秋水道：「天這般早，你要往哪裡去？」

市隱道：「嘿，告訴你一件新聞，昨夜兒裡，小菊兒衛衙有個謀害親夫的，方才烏恪謹給我一封信，叫我幫著調查。你若沒事，咱們一同去趟。不管別的，先瞧瞧熱鬧兒。」秋水搖手道：「不行不行。我可是不能奉陪，今天學堂裡，還有兩堂國文呢。當教習不能誤人，咱們回頭見吧。」市隱哪裡肯聽，拉著秋水的衣袖便欲僱車。又向秋水道：「你這義務教習，可真是悔人不倦。這樣的熱鬧，你不去瞧，這件事情，於人心風俗大有關係，不可不去調查一下子。」秋水笑道：「其實學堂裡，並沒有功課，只是過午有兩堂國文。我們同去一趟，原沒有什麼要緊，你何必扯著我呢？」說著，僱了人力車，兩人興興匆匆，到了菊兒衛衙。

付了車資，二人一面說話兒，只見菊兒衛衙，有許多男男女女，老老少少，站在文家門首，探頭探腦的，望著院裡觀看。

或三人聚在一堆，五人聚在一處，全都交頭接耳的，紛紛談論。

市隱、秋水二人，挨身擠到一處，仔細一聽，我說這家子，就沒有好鬧不是，成天論夜的，不是老公母倆吵嘴，就是小公母倆喊嚷，若不是小奶奶刁唆，何致如此呢。市隱聽至此處，湊至那人跟前，意欲探聽。那人又轉臉笑道：「你瞧這個小老婆，是娶得是娶不得？」市隱亦笑道：「是的是的。這話是一點不錯。但不知這位如夫人，是死者什麼人？」那人皺眉道：「噯，題起話兒長。咱們是路見不平，好說直話。」隨將范氏的歷史，說了一遍。又俯在市隱的耳邊，欲將這真像說明，被旁邊一人，推了那人一掌道：「三叔，是非場兒裡少說的為是。半夜三更的，誰知道是誰害的？咱們這多言多嘴，沒有什麼益處，俗語說：天網恢恢，疏而不漏。日後是非曲直，總有個水落石出。我們站在一旁，瞧著就完啦。」市隱正聽得入神，一見那人攔阻，甚不樂意，後面有秋水過來，扯了市隱一把，偏向耳邊道：「我看這個阿氏，一定冤枉。據這里鄰人談論，說阿氏是新近過的門今年才十九歲，平素是和平溫順，極其端正。所有她舉止動作，那苟言苟笑的地方，一點兒沒有。

這麼看起來，一定是別有緣故。」市隱聽至此處，忙的搖手道：「你不必細說了。這內中的情形，我已了然八九。那自在普雲樓上，我聽朋友提過。等回去時節，我再同你細談。」秋水點了點頭。

忽聽有官人喝道：「閒人閃開！閒人閃開！這個熱鬧兒，沒什麼可瞧的。」二人忙的躲過，只見巡官巡警，並左翼的槍隊技勇，靜路攔人，有一位長官到來，頭戴珊瑚頂，孔雀花翎，穿一件藍色紗袍，年在四十以外，面如滿月，兩撇兒黑鬍子。

隨從的官辦軍警，不記其數。市隱一看，正是左翼正翼尉烏恪謹君到了。隨喚秋水道：「咱們也進去看看。」二人擠了過來，走至文家門首，忽被一官兵攔道：「別往裡去了。這是什麼地方，你們知道不知道？」市隱並不答言，仍往裡走。官兵雙喝道：「嘿，大台，你聽見沒有？莫非你耳朵裡頭，塞著棉花呢不成！」市隱忙陪笑道：「煩你給回一聲，我們要面見烏大人，有一點兒面談的事。」那人瞪著兩眼，把市隱、秋水二人上下打量了番，冷笑道：「二位面見大人，總得宅裡見去。大人到這裡來，為的是察驗屍場，不能會客。」正說著，裡面走出一人，年約二十左右，頭戴大紅纓的萬絲涼帽，穿一件灰色夏布褂，腰繫涼帶兒，類似從人模樣。那守門的兵道：「瑞爺你瞧瞧，這二位是誰？他們死乞白賴的要見大人。」瑞某抬頭一看，原來是市隱、秋水二人，忙的請安問好，笑嘻嘻的道：「我們大人，等你好半天啦。快，你請罷！」市隱點了點頭，瑞某往前邊引導，同了秋水二人，聯袂走入。見了烏公，彼此請安問好。寒暄已畢，烏公道：「我看這個案子，出的很離奇。

所以請出閣下幫個忙兒。」市隱道：「你調查的怎麼樣啦？」

烏公道：「我方才進的門兒，全都沒有看呢。敬煩你們二位，也幫著瞧瞧罷。」說著，傳諭官人，把各屋的竹簾，及房門隔扇，一律打開，叫文光引著路，前往各房查看。

秋水取出鉛筆，先將院內形勢，記個大概。見北房三間，東西各有耳房。東西配房各三間。烏公問文光道：「你住在哪間屋裡？」文光指著道：「我帶著賤內小女，住在上房東裡間。小妾范氏，住在東廂房。我兒子兒媳婦，住在西廂房。東耳房是廚房。」烏公點了點頭，同了市隱二人，往備屋察看。

文光的家內，雖不是大富大貴，亦是小康之家。屋中一切陳設，俱極整潔。西廂房內，南屋是個暗間兒，外間是兩間一通連兒的，靠著北山牆下，設著一張獨睡の木牀。南裡間內有一鋪磚炕，春英的屍身，躺在木牀前面。牀裡牀外，俱是鮮血。春英亦著齊梁，下身穿著單褲，頸脖右邊，有刀傷一處，目登口張，滿身俱有血跡。秋水道：「年少夫妻，有什麼不解之冤，下這樣的毒手？」烏公道：「婦女的知識，俗言說：狠毒不過婦人心。就指著這宗事情，所發的議論。所謂人世間事，惟女子富於情，這一句話，我實在不敢深信。」說著，命文光引導，又至東耳房察看。將一進門，屋內嗡嗡的蒼蠅，異常骯髒。除去碗筷刀杓，一切家具之外，有大小水缸兩口，地上有許多水跡。

烏公問文光道：「你的兒媳婦，投的是哪一個水缸？」文光道：「投的是這個大的。」烏公點了點頭，諭令各兵並，細心看守，不許移動。官人連連答應。遂同著市隱二人，往上房屋內少坐。官人預備茶水，市隱等喝了點茶。秋水道：「殺夫的這個婦人，不知恪翁方才看見沒有？」烏公道：「兄弟來時，把阿氏她們已經帶翼啦。二位得暇，請到翼裡看去。」秋水點了點頭。取出一隻煙卷兒，一面說著，一面與市隱閉談。烏公叫文光道：「方才甲喇上報說，殺人的兇器，是你蒙起來的，這話可是情實？」文光聽了此話，嚇得渾身亂抖，遲了半日道：「大人明鑒。殺人的兇器，豈有藏起之理。刀是什麼樣兒，我並沒有看見。只聽官人喊嚷，是從東廂房裡推出來的。」烏公道：「殺人既在西屋，怎麼殺人的兇器，反在東屋呢？」文光答一聲是。遲了半日，又顛巍巍的道：「這個，那我就知道了。」烏公納悶道：「這事可怪得很。」又回首向市隱道：「回頭你們二位，到舍下坐一會兒這一案

裡。有許多得研究的呢。」市隱、秋水二人，拱手稱是。烏公站起身來，向左右官人道：「把甲喇上德老爺請來。」官人答一聲，登財把德勒額喚來，站在烏公面前，垂手侍立。烏公道：「你帶著他們，在這裡嚴加看守。一草一木，都不許移動。」又告官人道：「先把文光帶翼，等明日驗屍之後，再聽分派。」德勒額連忙答應。市隱、秋水二人，也忙的站起，除了烏公出來。烏公拱手道：「二位不必拘泥。兄弟先走一步，回頭在舍下再談。」秋水亦陪笑道：「請便請便，我們也少遲就去。」

忽聽嘩嘩一聲，院內院外的槍隊全都舉槍致敬。烏公去後，市隱、秋水二人，又往各房內，察看一回。有守護的官兵道：「二位老爺，你看見沒有？要據我確著，這內中一定有事。橫豎這麼說吧，這個兇手哇，啊，出不了本院的人。」說罷，哈哈大笑，引的秋水二人，也都笑了。官兵又悄聲道：「這把菜刀哇，從東屋找出來，滿刀的血。裹著一條繡花手絹兒，你說是怎麼回事？」說著，又哈哈笑道：「這話對不對？你哪！」

市隱亦笑道：「是的是的。你就多累吧，我們要回去啦。」說著，又有兒個官長，急忙跑來道：「怎麼著？二位回去嗎？喳，我們也不遠送啦。」市隱、秋水二人，忙的陪笑攔住，與彈壓各官弁，拱手而別。出門僱了人力車，往六條衢街烏宅而來。

到了門首，早有門房僕人，同了進去。烏公也拱手出迎，讓至書房裡面，分賓主坐下。烏公一面讓茶，一面笑著道：「春英這案，很是離奇。適才種種情形，三處堂官，也全都知道了。」

二位也不用忙，回頭在舍下用飯。我先把原凶問一問，就可以知其大概了。」秋水忙辭道：「吃飯倒不必。敝學堂裡，過午有兩堂國文，兄弟是一定得去的。」市隱道：「你這是何苦。」

咱們一同來的，要一同走，即便在這裡吃飯，也不是外人哪。」

烏公亦笑道：「秋翁是太拘泥，又嫌我這裡廚子，菜飯不能適口，所以才這樣忙。」秋水紅臉道：「哪兒來的事，兄弟是當真有事。不然，在這裡吃飯，又有何妨呢？」市隱站起道：「你們這宗地方，真是差點兒。辦上正經事情，總得有點魄力才行。你今兒要走，我一定不能讓你走。」說罷，取煙卷吸著。

烏公笑著道：「秋水你這是圖什麼？招的他這樣的著急。」說得秋水、市隱也都笑了。

一時酒飯齊備。三人一面讓坐位，烏公道：「方才在文光家內，也沒得細說，據甲喇上報稱，這案子很奇怪。當文光喊告的時節，甲喇上的人，即將阿氏，阿氏娘家的母親阿德氏，一並帶翼。當時那殺人的兇器，並沒找著，我聽了很是納悶，遂又著人去，搜了半天，方才搜出來，是一把舊切菜刀，上有許多血跡，用一塊粉紅色洋綢絹包著，據甲喇上說，是從東廂房裡，桌子底下搜出來。我想這件事，離奇得很，此中必別有緣故。」秋水坐下道：「恪翁說到這裡，我們也礙難緘默。」

適在文家門首，聽見鄰人談論，說文姓家內，時常打鬧，想必此中必有別項情節了。」烏公皺眉道：「這案子實在難辦。這些個離離奇奇，閃閃的的地方，使人在五里霧中，摸不清其中頭腦。若說是謀害親夫呢，又沒有姦夫的影子。若說不是呢，緣何春阿氏，又自投水缸呢？最可怪者，殺人是在西房，兇器反在東房。殺人兇手，又到廚房裡投缸尋死。據官人報說，殺機初起時，上房東房，俱已關門睡熟，難道那把切菜刀，是從門隙中，飛進去的不成？據文光說，東廂房裡，睡的是范氏，那把菜刀既是從東廂房搜出來的，則范氏亦有嫌疑。若據瑞氏說，各房俱已睡熟，就是她自己沒睡，先聽是廚房裡，阿氏洗臉，後聽著院內有人，又聽門響，又有木底聲音，這麼上說，當是春阿氏藏有姦夫，兩個人一同下的手了。然甲喇上報說，阿氏身上，穿著是白色衣服，連一點血影血絲，全部沒有。阿氏又連聲喊冤，又說她頭上齣下，全都有傷。你說這個案子，奇也不奇？」秋水道：「論說奇怪，我也不甚奇怪，一定是因奸害命，毫無可疑。只在阿氏、范氏兩人身上，多為注意。」

再調查她們婆媳，平日的品行若何，亦不難水落石出了。」市隱道：「秋水所說，很是近理。若調查其中原委，連阿氏、范氏的娘家，也得調查。文光家中，時常來的戚友，也得調查。」

說著斟酒布菜。三人一面吃酒，一面敘話。烏公以豪飲著名，市隱也杯不離手。獨秋水一人，素不喝酒，口內吸著紙煙。見壁間有一副對聯寫道是：放萬丈眼光出去，收一腔心緒回來。

又見一幅立軸，上面寫道是：

鬼谷子曰：抱薪趨火，燥者先燃。此言內符之應外摩也。

孔子曰：視其所以，觀其所由，察其所安，相人之術，體用兼賅，千古不易之法也。神奸巨猾，越聖矩賢，繩情矯性，若不遇大刑大害，絕難揭骷髏，而窺其野狐身也。然可飾者貌，不可飾者心。赤日當陽，陰霾自滅。震電嚇怒，妖魅自驚。縱極力矜持，只愈形其鬼蜮耳。相人者，慎勿取其貌，而不抉其心焉可矣。

秋水看罷，笑問烏公道：「壁上這幅字條，好像此案的祝詞。全仗烏老兄，視其所以，觀其所由了。」說的烏公、市隱，也全都笑了。

用飯已畢，僕人伺候漱口。烏公一面擦臉，忽有僕人來回說：「鶴大人普大人，現在公所相候，等大人問案呢！」烏公點了點頭，忙著換了官服，同著市隱二人，步行至左翼公所。

早有小隊官弁，回了進去。副翼尉鶴春，委翼尉普泰，全都身著公服，迎至階下。烏公陪笑道：「兄弟來遲，二位早到了。」

鶴公陪笑道：「不晚不晚，我也是剛進門兒。」烏公又指道：「這二位是我的至友，對於社會上，很是熱心，我特意請了出來，給咱們幫忙的。」鶴、普二人聽了，忙的陪笑請安。市隱等亦忙見禮，道了姓名。大家謙謙讓讓，來至堂中。烏公升了公堂，鶴、普二公，坐在左右兩邊。市隱、秋水二人，坐了旁廳的坐位。槍隊弁兵等，俱在兩旁排列。烏公道：「先帶春阿氏。」左右亦接聲道：「帶春阿氏。」只聽院子裡一片喧嚷，說先帶春阿氏。不一時，竹簾掀起，有兩個號衣的官人，帶春阿氏進來，手腕上帶著手銬，頸項上鎖著鐵練兒。官人喝著道：「跪下！」烏公道：「這是何必。一個婦女，帶著大刑具，有怎麼用處？」吩咐一聲道：「撤下去！」官人連連答應，忙把手銬撤下。

只見春阿氏，年約十六八歲，眉清目秀，臉似梨花，亂發蓬鬆，跪在地上垂淚。烏公問道：「你今年多大歲數？」阿氏低著頭。悲悲切切的應道：「今年十九歲。」烏公問道：「你幾時過的門？」阿氏擦著眼淚道：「三月裡。」烏公又問道：「你娘家是哪一旗？你父親叫什麼名字？」阿氏擦淚道：「廂黃旗滿洲，鬆昆佐領下人。我父親叫呵洪阿。」烏公又問道：「素日你的丈夫待你好不好？」阿氏擦著淚，哽哽咽咽的道：「他待我，也沒什麼不好地方。只是我身子不好，時常有病，因為這個，他時常的罵我，我同他也沒有計較過。」烏公又問道：「既是沒計較過，如今你因為什麼，又害死他呢？」阿氏聽至此處，嗚嗚的大哭起來。烏公連問三遍，方哽哽咽咽的回到：「如今我只求早死，不想看活了。」烏公道：「調查種種證據，這件事情，其中關係你的地方很多，究竟下手行兇的，是你不是？你可只管實說，於你自有益處。不要盡作糊塗想頭，往死道兒裡追求。」阿氏又哭道：「我的丈夫，業已被人殺死。」

我又糊裡糊塗，落了謀害親夫的惡名。活著也沒有意思了。」

說罷，又嗚嗚的哭個不祝烏公又問道：「你丈夫是怎麼死的？」

你要實話實說。」阿氏擦淚道：「現在我就求一死，大人也不必問了。」烏公聽了，不由的皺眉道：「你不必這樣心窄。」

誰把你丈夫害的？你可以從實說說，好給你丈夫報仇。你若是死了，誰給他報仇呢？」

阿氏聽到這裡，遲了半晌，方慢慢的供道：「昨天早起，我大舅家裡接三。我跟著我婆婆，小姑子去行人情。晚間我公公也去了。送三之後，把我接回家去。那時我丈夫已經睡著了。」

我拆頭之後，去廚房洗臉，將一轉身，背後來了一人，打了我一棍，我就不省人事了。及至明白之後，就聽見有人說，我丈夫被人殺了。又見我母親也來啦。隨著有好些官人進去，把我帶到這裡來。至於我丈夫是被什麼人害的，我一概不知道。」

說罷，又嗚嗚的哭了。烏公道：「你這些話，都是實活麼？」

阿氏帶淚道：「我已然是不假意活的人了，何必不說實話呢。」

說到此處，痛哭不止，似有萬分難過，說不出來的神氣，又哭著道：「活活的冤屈死我。」說罷，顏色大變。

馬公叫左右官人，暫將阿氏帶下。回首公鶴、市隱等道：「我看這阿氏，不像殺人的原凶。」公鶴亦皺眉道：「我看著也不像。她心裡這樣難過，想來她的男人。必是旁人害的。」

烏公聽了此話，亦深以為然。隨命左右，再帶呵德氏。官人答應一聲，不大工夫，把阿氏之母阿德氏，帶到案前跪下，眼淚在眼眶裡含著，望上叩頭道：「誇蘭達恩典。替我們母女報仇。」

烏公扶著公案，往下看，因問道：「你是哪一旗的人？」

德氏道：「我是廂黃旗滿洲的。」又問道：「你是哪一牛祿的？」

德氏道：「鬆昆佐領下人。」烏公道：「你們沒作親之前，兩下裡認得不認得？」德氏道：「我們是親上作親，原來認得。」

烏公又問道：「你女兒過門之後，同你女婿春英，他們和美不和美？」德氏道：「很是和美。」烏公又問道：「既是和美，為什麼你女兒殺你女婿呢？」德氏灑淚道：「和美是實在和美。」

我們姑爺，是被誰給殺的？我一概不知。夜裡在家睡覺，我們親家老爺，遣人來接，說是家裡有事。又說我女兒病得很厲害，我趕緊去。我跟著就去了。到我們親家家裡，才知道我們姑爺被人殺死。是誰殺的，我並不知道。若說我女兒殺的，我想著不能。連我女兒頭上，還有打傷呢。」烏公道：「你進門的時候，你女兒是什麼光景？」德氏道：「我進門的時候，我女兒在地下坐著呢。聽我們親家太太說，她跳了水缸了，是我們親家老爺，親手給救上來的。」

烏公聽到此處，點了點頭，市隱坐在一旁，俏向秋水道：「內中的情形，我已猜至八九。不知你的心裡，是怎麼揣測？」

秋水道：「一時半刻，我捉摸不出來。大概春阿氏，必不是原凶了。」市隱道：「我看她輕輕年紀，連那舉動容貌，都不似殺人的兇犯。大略這一案裡，又要牽制出事來。」二人一面參詳，又聽烏公問道：「以後怎麼樣呢？」德氏道：「我們親家太太，不依不饒，跟我大鬧一場，說是我同我女兒，把我們姑爺害了。我正要根究底細，官人就進來了，不問青紅皂白，把我帶到這裡，究竟我們姑爺是誰給殺的，我是一概不知。誇蘭達恩典，您想我那女兒，今年才十九歲。」又哽哽咽咽的哭道：「不但下不去手，而且他們小兩口兒，素日很是對勁，焉有無緣無故，殺害男人的道理呢。」說罷，連連叩頭，哭著央求道：「要求誇蘭達替我作主。」烏公道：「你也不必如此。」

是非曲直，既然打了官司，自有公論。但人命關係至重，衙門裡頭，一定要認真辦理。自要你女兒說了真情實話，都有我給你做主呢。你下去勸勸她，若將實話招出，我自然設法救她。

若是一味撒謊，恐怕堂上有神，此事難逃法網。你聽見了沒有？」

因喚左右道：「把她帶下去！把文光給帶上來！」

左右一聲喝喊，先將德氏帶下，把文光帶上來，走至案前，向烏公請了個安。此人有五十餘歲，赤紅臉兒，兩撇黑鬍子，身穿兩截大褂，規規矩矩的垂手站立。烏公道：「你是哪一旗的人。」文光道：「領催是鑲黃旗滿洲，普津佐領下人。」市隱在一旁聽了。俏向秋水道：「這件事情，我了然八九了。回頭我細同你說，大概殺機之起，必在文光之妾范氏身上，一定是無可疑議了。」秋水點了點頭。又聽烏公問道：「你兒子有錢糧沒有？」文光道：「小兒春英是馬甲錢糧。」烏公又問道：「春英死的情形，你要據實的說。」文光歎口氣道：「我們親戚家昨天有事，我們內人，帶著我兒婦女兒。去行人情。晚上回家，我已經睡著啦。忽的院子裡，一陣腳步聲，又聽小妾嚷嚷說是有人啦。我仔細一聽，院子裡並無動靜。就聽我兒媳婦，在廚房嘩嘩嘩嘩的，好像是洗臉的聲音。工夫不大，又聽西房裡，好像是兩個人打架似的。那個時候，我恐怕他們打架，我就伏在枕上細聽，又聽院子裡，有腳步聲音，廚房裡叮噠亂響，又是水聲，又有水缸聲。我問了半天，沒人答應。大人想，我哪能放心呢。我急忙起來，跑到廚房裡一看，見我兒媳婦阿氏，腦袋向下，浸在水缸里正在掙命呢。我趕緊將水缸拉倒，大聲的一喊，賤內范氏，也就趕著來了。七手八腳的，好容易撇活了。忙亂了好半天，因不見小兒春英，我忙叫內人去喚。我內人到西屋叫了好多時，沒有人言語。我急燥的了不得，一到西房內，就是一愣，屋裡黑洞洞的，沒有人聲。此時賤內拿過一個燈來，到得屋內一照，敢則是小兒春英。」說到這裡，不由得眼淚直流。遲了一時，復又說道：「小兒春英，仰面躺在牀底下，已經被人殺了。文光之子，死的太苦，望求大人作主。」

說罷，眼淚婆娑的，哭個不住。

烏公道：「你說的這些話，可都是實情麼？」文光道：「家中出此橫禍，領催不敢撒謊。大人明鏡高懸，請替領催作主。」

烏公道：「據你這麼說法，彷彿殺人的兇犯，沒有下落了。」

文光擦淚道：「大人明鑒。半夜裡小兒被害，屋裡並無別人，不是我兒媳婦是誰？」烏公道：「這事也不能斷定。聽你這前前後後的話，很是矛盾。你們兩下裡既然是親上作親，難道你兒媳婦的品行，你不知道嗎？」文光道：「人心隔肚皮。常言說的好：知人知面不知心。要論作親的時候，我看這孩子，舉止大方，品貌端正，素常是極其老實，似不至有這醜事。誰想她竟自如此呢。」說著，又不禁落淚。烏公道：「究竟你兒子兒媳婦，平素是和睦呢，還是不和睦呢？」文光道：「論和睦也不致不和睦，自幼的姐兒們。有什麼不對勁的呢？」烏公道：「既然是平日和睦，我想你那兒媳婦，安安靜靜的，也不致出此逆事，怎麼你一味的咬她，莫非這其中有什麼緣故嗎？」

文光道：「緣故卻沒有，領催所說的俱是實情。小兒死的忒冤，要求大人作主。」烏公道：「作主那卻容易，但是你不說實話，一味撒謊，我可就不能辦了。你是當差的人，你也明啟，我這兒問你，為的是顧惜你。驗屍之後，把你們送到衙門，一定要解送法部。你若是幫著掩護，你也要提些罪名的。」文光低著頭，連連稱是。烏公亦問道：「你不要撒謊，什麼話盡管直說。」

文光陪笑道：「大人這樣恩典，領催不敢撒謊。」烏公道：「你要明白了。大凡謀害親夫的案子，都是因為姦情的最多。」

既為姦情，不能不根究姦夫，按你所說的情形，好像是你兒媳婦行的凶。但有一層，一個十九歲的小媳婦，膽兒又小，品行又端正，又不是夫婦不和，怎能夠半夜三更下這毒手呢？我想十九歲的小媳婦，無論如何，也沒有男人力大，怎能夠殺人之後，輕輕的挪到牀下，人也不知，鬼也不覺呢？即便是煞神附體，當時長了她力氣，我想她白白的衣服上，也該有血跡。今不但沒血，連你兒媳婦頭上，全都有傷。殺人的兇器，又是東廂房裡翻出來的。」說著，又冷笑道：「文光，你仔細想想，這件事，合乎情理嗎？」文光道：「大人明鑒，實是有理。無奈小兒春英，遭了這樣慘害。半夜三更，沒有旁人在家，不是我兒媳婦是誰？至於她如何起的意，領催也不知其詳，求大人恩典，派人詳細調查。領催有一字虛言，情甘認罪。」烏公道：「那那你先下去。我若調查出來，你可不要賴抵。」文光連連稱是，向上請了個安，轉身下去。烏公向公鶴道：「這案裡頭，一定有毛病，我看他閃閃的，咬定是他兒媳婦，這話裡就有了緣故了。」因回頭道：「市隱兄，你看看怎麼樣？」市隱忙站起道：「格翁問的話，實在入微。我想這案內人，都要挨次問問，方可以水落石出。」公鶴道：「是極是極，咱們先帶范氏，看她是如何供認，再作研究。」烏公亦連連稱是。烏公向官人道：「帶范氏！」

左右答應一聲，將文光之妾范氏，帶了進來。此人年紀在三十上下，雖然是徐娘半老，而妖嬈輕佻，丰韻猶存。兩道惡眉，一雙圓杏眼，朱唇粉面，媚氣迎人。挽著個蟠龍旗髻，梳著極大的燕尾。拖於頸後。穿一身東洋花布的褲褂，外罩淺月白竹布衫，一雙瘦小的天足，敞著襪口兒，青緞雙臉兒鞋，木底有三分餘厚。裊裊娜娜的走來，雙膝跪倒。烏公道：「春英被殺的情形，你總該知道罷？」范氏道：「春英被殺，小婦人不知道。」烏公怒道：「胡說！春英之死，你會不知道？你的事情，方才你男子文光，已經都實說了，你怎麼還敢附著？」

范氏道：「我實在不知道。我爺們不知底細，他也是胡說。」

烏公道：「你兒子春英，孝順你不孝順你？」范氏道：「春英很知道孝順。」烏公道：「春英他們夫婦，和美不和美呢？」

范氏道：「他們不和美。自過門以後，時常打鬧。」烏公冷笑道：「你這嘴可真能撒謊。他們都說和美，獨你說不和美，難道你的心思，害了兒子，還要害兒媳婦嗎？」又拍案道：「你實話實說，本翼尉慎重人命，鐵面無私。你若一味狡展，可要掌嘴了。」范氏低下頭去，冷笑著道：「大人高明，小婦人不敢撒謊。春英他們夫婦，素常素往，實在是不和睦。昨兒早晨，還打了一架呢。」烏公又問道：「為什麼打架呢？」范氏道：「春英他大舅死啦，我姐姐要帶著兒媳婦出門，春英不願意，不讓他媳婦去，所以兩口子打起來了。」烏公又問道：「春英不叫她去，是什麼意思呢，你知道不知道。」范氏道：「這件事很是難說。」烏公道：「怎麼會難說呢？」范氏道：「當初做親的時節，我就不大願意。風言風語，說這丫頭野調，又有說不老成的。」我姐姐不知底細，總說這孩子安穩，不致有毛玻誰想自過門之後，她扭頭別頸的，不與春英合房。據我姐姐合他媽媽說，這孩子年輕，不懂得人間大道理，容再長歲，也就好啦。大人明鑒，如今這個年月，十九歲還小嗎？所以他們夫婦總是打吵了，我在暗地裡也時常勸解，誰想她認定死扣兒，橫豎心裡頭別有所屬，說出油漆來，也不肯從。您想這件事，不是難辦嗎？」

烏公聽到此處，點了點頭。心中暗忖道：好個利口的婦人。

這一片話，滿是陷害兒媳婦，謀害親夫的根據。若照她這樣說來，定然春阿氏是有意謀害了。因問道：「春英打他女人，不叫行人情去，又是什麼道理呢？」范氏冷笑道：「大人明鑒。」

深兒裡的事情，您還不明白嗎？我是個糊塗人，據我這麼揣摩著，大人要知其底細，非問他娘家媽媽不能知道。」這一片話，把個公公正正的烏公，問了個瞪目結舌，無話可說。烏公忍不住氣，遂厲聲道：「你不用花說柳說，阿氏頭上的傷，是哪裡來的？殺人的兇器，怎麼在你屋子裡藏著呢！」范氏遲了一會，冷笑著道：「這謀害親夫的事情，她都作得出來，那安傷栽贓的事情，難道還不會辦嗎？沒有別的，就求著大人恩典，究問她們母女，給我們春英報仇，小婦人合家，就感激不盡了。」

烏公道：「你不用舌底壓人，話裡藏刀。這內中情形，本翼尉已經明白了。」因喚官人道：「先把她帶下去，把托氏、瑞氏帶來。」左右答應一聲，將范氏帶下。不一會，將瑞氏、托氏並二正等，一齊帶到。要知如何問訊，且看下文分解。